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三

書序一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書序

史記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

於堯下訖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

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序書則斷堯典劉歆傳歆

移太常博士書云孔子序書書疏云此序鄭馬王並云孔子所作

段云案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

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

數也伏生敘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史公臚舉十取

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

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

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

也臧與安國書云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

有百篇邪學者因此說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

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嘻亦惑矣惟內

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

豈紂受牧姆行符歸異母異畝餽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

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翳伯冏胥誓備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

今古文尚書之異也陳云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

一卷書疏云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藝文志云孔  
子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伏生獨壁藏之  
是伏生壁書有序也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  
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案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  
七十篇其一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  
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  
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  
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  
經有序無太誓太誓之合於伏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  
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既以太誓付博士讀說立於  
學官卽合入伏書矣況今文家顧命不分篇盤庚亦不異卷歐陽  
經獨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太  
誓三篇明矣歐陽既增太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  
書特併太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  
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  
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言似據石經卽如  
此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太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  
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疏云毛  
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東海  
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  
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  
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  
秘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霸作

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  
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敢更作之而獻於朝哉故知霸所  
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竊證矣孔疏嘗引石經其云二  
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皮  
云西漢馬班東漢馬鄭皆以書序爲孔子作唐以前尊信無異詞  
至宋儒始疑之近治漢學者以疑書序爲宋儒罪案然今之書序  
出馬鄭古文實亦不無可疑若今文書序史記載其大半與馬鄭  
所注古文書序義多不同周公作君夷史記引書序在踐阼當國  
時馬鄭書序列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不當復列臣職之言周  
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馬鄭書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  
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嘗攝王之證舜典序  
云歷試諸難鄭注云入麓伐木與堯典納于大麓相混遂開梅姚  
分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於中失去外丙仲王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外丙二年仲王四年  
爲年歲不爲卽位紀年之謬論然則馬鄭古文書序不見於史者  
多不可信與今文不合者尤爲可疑蓋書序之有今古文猶詩  
序之有今古文也三家詩序雖亡其僅存可攷者多與毛異三  
家之序皆有實事毛詩之序多衍空文漢書藝文志毛詩自謂子  
夏所傳未得立自謂者甚不然之詞是謂毛詩序出子夏乃漢  
儒所不信而衛宏作毛詩序明見於後漢書說毛詩序者或云首  
句子夏作以後毛公合作或云首句毛公作以後衛宏續作魏源  
以爲古文書序亦衛宏作雖無明文可據然古文書序爲後人改  
竄不必是孔子之舊亦猶毛詩序不必卽子夏所傳也宋儒一概  
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耳段分

別書序有今古文最爲卓識史記升作登受作紂無作毋呂作甫  
皆據今文尚書飢卽耆肸卽鮮合於伏生大傳據此史記所引書  
序與古文尚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  
陳說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說尚未塙史  
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則二十  
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太誓後乃合顧命康  
王之誥爲一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耳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  
序在外其說甚塙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亦然特歐陽太誓  
爲三故較夏侯之合爲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之遠著○書疏引鄭云書

典然也釋文引馬云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論衡須頌篇問說書  
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云  
論衡以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作也據論衡則  
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皮云後漢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  
堯聰明文塞晏晏是今文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據論衡此文則  
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  
思當作塞王充所引仍同古文作思或三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  
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今文當作光度班固典  
引云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班  
將遜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尚書堯典序今文尚書宅皆作度也  
于位讓于虞舜遜通也老使攝遂禪之○書疏引鄭云堯尊如故  
舜攝其事段云公羊莊元年傳疏及左傳疏引遜

作孫知此○書疏引鄭云舜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書疏引鄭云虞氏舜名孫云微王堯

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書疏引鄭云入麓伐木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

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與序同篇序言將孫于位讓于

虞舜即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

使嗣位歷試諸難即後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今古文

二典皆合為一篇漢人多以百篇為尚書二十篇為中候孟子所

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祇載見瞽瞍稱

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為舜典之證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

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者可知非別有

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疏載其目

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皋陶謨十三五子之

歌十四堯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九

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亦逸周

書之類未必孔壁中本或劉歆輩增竄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

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為注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皋陶

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皋陶等篇必歆

等之偽也皮云劉說是也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漢人以配二十八宿其一曰斗說見王充論衡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以尚書爲備是漢時今文家說謂尚書止有二十九篇也孔壁古文逸書史漢皆不載篇目書疏載鄭注書序有舜典汜作九共等篇而孔穎達不信以爲張霸僞書孔以僞孔古文爲眞馬鄭古文爲眞近之治今文者來攻僞孔者則以孔氏古文爲僞馬鄭古文爲眞逸書十六篇既亡眞僞固又謂孔氏古文僞馬鄭古文亦僞子謂逸書十六篇既亡眞僞固不可辨而據鄭引斷句見於孔疏者大有可疑劉以爲逸周書之類爲得其實劉不駁書序以爲典謨皆異序同篇案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無典謨之序典謨有序獨見於古文古文書序與逸書十六篇同出東漢以後逸書既不可信何以書序獨可信乎鄭親見逸書舜典而注舜典序云入麓伐木入麓卽書納于大麓今文尙書納作入見史記漢書其文本在堯典篇中而鄭引爲歷試諸難之注是鄭所見逸書舜典已以納于大麓分在舜典篇矣且非獨鄭注可疑也以書證序所謂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書汝能庸命異朕位至曰虞舜云云也所謂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書納于大麓云云也然則據書序之文所謂古文逸篇分堯典舜典爲二者已與僞孔本無大異不過虛張篇目以示異於今文僞孔分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正襲書序之說而小變之者也史記不載今文典謨之序而據今文家二十九篇爲備之說必不同於古文所分證以禮記引帝典曰之文二帝之典應爲一篇禮記出后蒼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今文家說較古文爲有據矣劉云異序同篇因不敢駁書序故爲調停之說耳自趙岐以孟子所言舜事爲舜典逸書問若璩從之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盡摭拾以補舜典且引

舜本紀爲證子謂史記所載當卽本於孟子非必古文逸篇魏源  
尊信劉氏而書古微猶作舜典補亡沿毛氏之誤斯好奇之過也  
先謙案二帝應爲一典參證諸書無可疑者劉云異序同篇乃尊  
信古文書序之過龔自珍云同序異篇以一律領眾篇可也若異  
序同篇一身二首名之不正萬事  
失紀何取辨此駭論其說疑矣

###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釋文

句劉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則方字絕句是也  
設居方蓋卽舜肇州封山爾成五服之事  
其類使相從○劉云此卽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分  
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  
同序  
也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  
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

### 九共九篇橐籥

橐籥也○釋文引馬云共  
法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

篇之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書疏引鄭云汨作  
九共已逸孫云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  
之逸分別甚明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於晉永嘉之時也魏源  
云九共之篇疑卽職方氏所陳九州孔穎達云九州之志爲九邱  
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其風土爲九共九篇皮云魏說  
本宋儒及近儒江聲據大傳是言諸侯來朝述職之事魏說非也  
大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



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與九共篇云土地美惡人民好惡正同蓋諸侯來朝述之故太子迎諸侯來朝者得問之也段云疏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橐為是橐即枯槁字也注疏釋文本作橐从禾非也

### 九共佚文

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

好惡為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云云先謙案九共在古文為逸書伏生誦習今文百篇有其全文略舉所記之語如此舜為太子時賓於四門故於諸侯來朝得問其人民土地而為之貢賦政教也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民以無敖說文辯治也敖出游也詩采菽平平左右傳

平平辯治也

矢厥謨也

禹成厥功

陳其成功

帝舜申之

申重也重美

作大禹

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

益稷

凡三篇

○書疏云馬鄭王

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先謙案段玉裁云作偽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為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奔為稷劉逢祿云此即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奔稷然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

事神必無以弃稷名篇之理詳益稷篇子案序云作大禹皋陶謨  
益稷者謨首皋陶中有大禹昌言兼及益稷之功因禹嗣位故特  
先大禹以尊之此皋陶謨並序大禹益稷之故史記不載今文典  
謨之序馬鄭作弃稷僞孔作益稷閻段江王以弃爲是益爲非劉  
以弃爲非益爲是子謂君前臣名禹對帝言無稱弃以官之理篇  
中暨稷當爲暨弃今作稷者周人改之書序果係孔子所作以篇  
中暨稷例之自必稱稷不稱弃且官與名不須並舉連言弃稷實  
爲贅文篇中有暨益暨稷之文置益不言尤爲漏義以是見益稷  
是而弃稷非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云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相如引書在皋陶  
謨篇而專舉后稷爲言說者因疑皋陶謨中兼有益稷篇文閻若  
璩據法言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  
雄不當遽立此論知弃稷眞篇雄得見之子謂皋陶謨篇不及唐  
堯法言稷外又增一契雄特取上古名臣以配皋陶耳文士華詞  
未可泥也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

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

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書疏引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  
之所生段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史記河渠書引夏書云禹抑鴻  
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山行卽橋  
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漢書溝洫志引夏書云禹堙洪水  
十三年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屨山行則揭以別九州隨山  
濬川任土作貢陳云史漢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抑鴈水以下皆禹貢篇之序也古文作濬川今文作浚川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釋文

地也甘水名今在鄆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案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此今文書序也皮云今文啟作開白虎通論衡引書皆作開可證史記作啟疑後人據古文改之

太康失邦

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

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釋文須馬云止也書疏引鄭云避亂於洛汭五子之歌逸夏

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邦今文作國今古文序止有昆弟五人僞孔增入其母辨見本篇楚詞離騷云不願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平家術蔡邕述行賦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與今古文序相證合諸家曲說皆不取餘詳本篇墨子非樂篇引武

觀文江段以為五子之歌真篇之詞未敢從

義和湏淫廢時亂日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廢天時

度廢天時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書疏引

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鄭云胤臣名又云胤征逸夏紀帝中

康時訓序義和湏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案此今文書序也集解引鄭云胤臣名僞傳以為胤國之君取與堯典胤子願

命盾之舞衣  
曲說相傳合

# 盾征佚文

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盾征如此郭注爾雅引逸周書到我周王卽盾征也孫云周王者

禮記鄭注忠信爲周非殷周之周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書疏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案周語元王勤商十四世

而興史記殷本紀契封於商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凡十四世也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丘王鳴盛云商今陝西商州其地是華山南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故湯因爲國號非也商丘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丘併亳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書疏引

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

作帝告釐沃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書疏云

今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鄭云帝告釐沃亡案殷紀自契至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詰此今文書序也皮云禮緇衣鄭注告古文詰是告爲古文詰爲今文馬鄭古文序作告史記今文序作詰

也索隱云一作估因僞孔解先王爲帝嚳淺人遂改詰爲估耳毫  
非一地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注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  
亳在西方卽契所封之商鄭以爲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  
商是也商頌稱契爲元王故云從先王居湯起亳得天下遂以亳  
爲大名故其後遷都偃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  
殷紂都朝歌而國語云紂踞于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猶周起於  
京遂以京爲大名而豐鎬雜皆稱京也至帝嚳都偃師之亳並無  
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卽是嚳之所都乎皇覽云帝嚳冢在東  
郡濮陽是以河北非河南與偃師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  
亳之名而以偃師爲帝嚳及湯所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  
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張守節正義據以爲證不知  
括地志乃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傳傳會僞孔及皇甫謐所攷之  
地豈足徵信帝嚳告者古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以歸肇祀傳始歸  
郊祀也箋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  
曰以歸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  
人郊祀也此後稷郊天之明證稷契皆帝嚳後同有大功於國稷  
之後得郊天契之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湯  
居亳時未得天下而已得郊祀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  
名帝告謂告帝以從先王居之事也江聲以先王爲契帝爲黑帝  
足正僞孔之失惟以亳爲偃師猶爲僞孔所誤先謙案漢書地理  
志宏農商下云秦相衛鞅邑也水經丹水注丹水自上洛東南過  
商縣南契始封商皇甫謐關駟並以爲斯縣也殷商之名起於此  
矣一統志商縣故城在今商州東八十五里尙書中候云天乙在  
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洛卽上洛之洛水也

俗語故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  
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卽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  
居無緣降讐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子之義封禪書雍西亳社有  
三社主祠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杜陵故城今陝西咸甯縣東南  
雍縣故城今鳳翔縣南秦本紀宣公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  
王奔戎遂滅湯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蓋湯之  
始大商地兼有亳名故自陝以西皆蒙亳號秦所伐之亳王蓋以  
湯裔孫而稱祖號者亦可爲湯時亳名不一之證故湯遷都偃師  
偃師遂擅亳稱而在先之亳反不顯至景亳亳殷之流馳更屬後  
起可見皇甫三亳之說爲不根也亳亦借作薄大傳云盍歸于薄  
薄亦大矣

### 是其證

### 帝告佚文

### 施章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大傳殷傳帝告書如此云

以秦時萬百篇於壁中親見其文故記其賸語若孔壁逸書無帝  
告也皮云湯居亳必施章乃服明上下者蓋如子產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之義古者遷都必改制度盤庚遷殷改奢卽儉以常舊  
服正法度湯蓋與之同考工疏文選注引殷傳云未命爲士者不  
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輪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  
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應有  
德通志器服略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輪不得飾車駢  
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此施章乃服明上下之事也

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  
始伐之伐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鄭云湯征亡紀湯征諸  
始於葛與古文同惟征作伐段云趙岐注孟子云尚書逸篇不云  
亡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 湯征佚文

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引書如此趙岐  
注葛夏諸侯羸姓之國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江云  
孟子未稱書篇名然文與湯征序相應則所引是湯征文仇餉謂  
葛伯殺餉者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皮云皇  
甫謚以此證湯都穀熟不在偃師但湯此時所居在商  
州之亳非偃師亦非穀熟也葛必近商州之地不可攷

湯一征自葛始

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如此江云彼文此下云天下

後我不似尚書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于天下東面而征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引小異而梁  
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故用梁惠王文至言十  
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皆非書文也

後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如此趙注後待也后君也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雖

小異非二文不兩采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順道乃

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

罰殛之無有攸赦殷紀引湯征文如此壁書增多之篇無湯征此蓋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入大傳史公據而錄

之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孫云釋詁適往也趙注孟

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蓋伊尹爲湯貢士而適夏也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皮云自夏歸亳入自北門則桀都在湯

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入自北作汝

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鄭云汝鳩汝方亡釋文云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

通書疏云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先謙案太誓牧誓等篇亦



在周未得天下之前而稱周書以此例之五亡篇應列商書殷紀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  
鳩女房案此今文書序也汝作女今古文同作汝者衛包所改毫  
作湯無乃字方作房今古文異方房古字通詩大田既方既阜箋  
方房也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  
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  
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  
樂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  
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  
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蹢兮六轡沃  
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  
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亡吾  
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

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  
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  
諡乎亦不在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諡法故疑焉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書疏引鄭云鳴條南夷地名  
殷紀桀敗于有娥之墟桀奔于鳴條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高涯  
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  
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畱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隱逸傳  
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云陳畱平丘今有鳴條亭也

孫云案言鳴條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說不可信呂覽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逐有夏桀奔走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親下文伐三艘三艘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巢也隔字說文所無未知其地所在先謙案序云升自隔呂覽云登自鳴條升登義作湯同則自隔地距鳴條皆登山越險而過與桀戰於其野也

### 湯誓佚文

誓○書疏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殷紀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云云以告令師作湯誓案此今文書序也湯誓在伐桀先夏社在勝桀後論先後之次商書當以湯誓居前今文書序是也鄭本古文顛倒失次不可據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

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

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墨子兼愛篇引湯說如此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

引湯誓其詞若此周語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章注尚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呂覽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孫云合證諸文知此桑林禱雨之詞非伐桀誓師之詞也方夫聲近當為萬夫蓋為民請命之詞韋云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即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告天以遷夏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於此先謙案孫說是也史記全錄湯誓文與今書大同是今古文尚書具存以上所引必非湯誓之文墨子引自作湯說論語孔氏注因國語而誤耳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引湯誓如此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懃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書疏

引鄭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又引馬云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云夏社疑至臣扈亡先謙案殷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郊祀志與封禪書同殷社封禪書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郊祀志與封禪書同殷

紀與古文書序合實今文序也勝夏之後大旱連年方議遷社不  
能以伐桀之時卽遷其社封禪書撮敘古事隨文改易郊祀志繫  
其舊文也下又云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注連  
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  
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意陳云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  
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傳以爲湯革夏命  
遷社謬江云先後之次先湯誓次典寶次此三篇次仲虺之誥及  
湯誥知當然者湯誓序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序言夏師敗績則  
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序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  
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序云湯歸自夏既勝夏而  
歸也湯誥序云復歸于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後當次以仲  
虺之誥及湯誥殷紀順序文而爲之次也皮云史記無疑至臣扈  
篇目蓋今文本無之莊述祖疑  
臣扈爲大戊臣不當列此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腰俘厥寶玉**

三腰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誼伯  
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鄭云典寶逸案殷紀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腰俘厥寶玉義伯仲伯

作典寶殷作爰誼作義無遂從之三字此今文書序也漢書人表  
義伯中伯列第三等仲作中蓋夏侯本異段云疏舉鄭注書序湯  
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  
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

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柴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不同者尙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前尙有明居未

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居前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

自三膠而還仲虺作誥

爲湯左相奚仲之後

案殷紀湯歸至于秦卷陶中韞作誥此今文書序也無自夏二字大垆泰卷同徐廣注一無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洞則卷當爲垆與尙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尙書者以大垆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云陶古銘反段云卷垆雙聲不必改字正義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皮云史記用今文而中韞皆古字者段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孫云韞當爲韞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其在中歸之言也又作歸左定元年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盡心篇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

### 仲虺之誥佚文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左襄三十年傳鄭子皮引仲虺之志如此哀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同宣十二

年傳隨武子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非命上篇引仲虺之

告如此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案式作伐形近而誤之是之誤厥作闕聲近而誤闕上脫文天命下無布命二字脫文增當爲增爽當喪爲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若己者亡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歸之言如此呂覽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案疑者有疑事就而問之卽疑承輔弼之義大傳所云有問無以對貢之疑也詳皋陶謨欽四鄰下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四

書序二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云湯誥逸殷紀既細夏命還亳作湯誥案

此今文書序也紂黜字通文具史記錄見下孫云此篇似是全文史公即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二十九篇中而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湯誥佚文

維三月王至自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迺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母我怨末云以令諸侯索隱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

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指黃  
帝帝堯帝舜等言禹皋陶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  
不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  
勉此湯誠其臣不道猶無道也又誠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母令  
汝之在國魏源云王至于東郊告諸侯明是自東歸於商亳若景  
亳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於東江云勉當爲勛  
史公以詰訓代經皮云言諸侯必有功於  
民乃得有國從徐本作有土文義更明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伊尹作伊訓

肆命祖后

凡三篇其二亡

○鄭云伊訓肆命逸祖后亡殷紀湯崩

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王是爲帝中王  
卽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  
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案太甲元  
下史公引今文書序也正義云尙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不言有外丙仲王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王二書不同當  
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書律曆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  
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  
丙仲王之服以冬至越縞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  
之歲也皮云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史記引  
世本文與孟子合自可據信謂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亦不可  
信乎書疏曲附僞孔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



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  
經詰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孔穎達信偽孔古文而疑史記所見  
與張守節相等夫孟子非傳記小說顧孔張氏非不讀孟子而既  
信偽孔則雖孟子有明文者亦置之不顧凡暖暖姝姝守一先生  
之言者弊必至此今人皆知偽孔古文之不可信未必知古文書  
序之不可信也據劉歆所引書序與馬鄭偽孔本不異則此序非  
偽孔臆造然其文鵠突不明脫誤已甚成湯既沒之下卽接太甲  
元年脫外丙仲壬兩代說與孟子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宋人解孟  
子謂二年四年是年歲之年非謂卽位年數說尤難通古者植道  
腹朝委裘二歲四歲之君豈得謂不可立殷法本兄終弟及故不  
立太甲而立外丙仲壬若二年四年非卽位年數孟子何必贅此  
二語以疑誤後人乎史記引今文書序其前詳敘外丙仲壬可見  
古文書序之不可信劉歆所引伊訓亦未必真孔壁古文其說解  
云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歆  
雖知有外丙仲壬兩朝其說亦謬江聲云據孟子所說太甲元年  
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況太丁之沒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  
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太甲除喪卽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  
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  
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案江說亦未是太丁未居帝位不  
得與享明堂若太丁可與享明堂則明興獻王之入廟不得云非  
禮矣古文書序已不可信其逸篇僞者僞真者亦未必不僞何必  
強爲之說劉逢祿云堯典疏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毫  
卽朕載自毫又曰征是三艘卽遂伐三艘以是見十六篇毫  
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僞作以厭伏今文博士者

伊訓佚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

律厯志引見上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孫云釋詁誕大也資咨之借字資有牧如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御覽四百八十一引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江云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如此趙注牧宮

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載孚在亳孫云孚征是三艘堯典疏載鄭注

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明為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如此楊倞注書伊訓也案楊

時伊訓已亡此注或據舊說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史記集解引鄭云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

祖后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史記集解引鄭云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伊尹作太甲三篇○鄭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

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適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史記之說與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以為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為一謂止有三年蓋為古文所誤太甲雖不明暴虐亦必經歷數年訓之不改乃不得已而放未有甫立未久即驟然放之者蓋太甲既立三年即屬諒闇三年時事百官聽於伊尹伊尹且攝政且訓王諒闇三年既滿伊尹當歸政矣而太甲仍不明故伊尹不得已而放太甲於桐自攝行政當國也

太甲佚文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太甲如此注

相安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禮緇衣引太甲

暨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身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

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顧諟天之明命禮大學引太甲如此注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為謹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如此注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雉雉

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禮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違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書堯典疏

逸在湯諸後第三十二殷紀伊尹作咸有一德次湯諸後禮緇衣引尹吉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詰納字之誤也尹告伊之詰也書

序以為咸有一德納今亡段云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舊有此篇至鄭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未

全見十六篇也陳云鄭本篇次與史記同是今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以為伊尹訓太甲謬矣鄭釋尹吉能訂正其誤蓋本今文家相承師說伏生傳尚書雖僅存二十八篇然百篇書序尚具梗概經文皆所誦習大指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散見大傳惜殘闕過甚無可徵證耳

### 尹告佚文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緇衣引尹告一節有如此注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同上注天當為先字之誤也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

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

予或為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尹事訓

其所行功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鄭云沃丁亡殷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案此今文書序也正義云帝王世紀伊尹名

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書疏云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

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  
當然也皮云偽傳疑謠作而此傳與謠不合則謂盡出謠手亦未  
必然偽傳與王肅說又不盡同或肅謠故為參差以掩其迹也沃  
丁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葬周公亦然蓋以伊周皆攝位當國不  
嫌於僭偽傳乃易之曰以三公禮葬書疏以為情事當然攷古當  
有實徵若以為想當然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霧三日見論衡感類  
引百兩篇亦非謠臆造張霸百兩僅存此文未知出於  
今文尚書否而王充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所稱說矣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釋文太戊馬云太  
大戊為沃丁弟亦太甲子馬據世表偽孔據殷紀案下傳云仲丁  
大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  
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大戊太甲子世  
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偶誤耳偽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  
朝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臣名皆亡○  
釋文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書疏引鄭云巫咸巫官  
又云咸艾四篇亡殷紀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  
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  
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于巫咸巫  
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案伊陟為相以下今文書序也集  
解引鄭云兩手搯之曰拱孫云漢書郊祀志孟康注贊說也咸為  
巫官伊陟為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王鳴盛云疏引君奭傳云巫  
氏也以鄭為非案呂覽勿躬篇巫咸作筮則巫咸為人可知先謙

案楚詞亦以巫咸主神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屬有男巫女巫巫其制必因於古是巫者男女通得稱之蓋咸爲巫官其子賢始以巫爲氏也咸治王家有成必其人才德邁眾由巫官舉非僅以巫著稱伊陟贊之者以其人之賢進說於太戊若桑穀枯死由太戊修德所致孫用索隱之說以爲使巫咸禳除之失之遠矣太戊修德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是桑穀死在贊巫咸前其非由咸禳除明甚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懼伊陟以修德而木枯郊祀志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說苑君道篇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韓詩外傳三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曰云云與史漢說苑不同陳云論衡感類篇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太戊事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宿喪也穀宿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困學紀聞引伏生大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是太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即本之書傳也呂覽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皮云陳說是也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為太戊又以為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引劉說亦以為武丁論衡感類順鼓篇以為桑穀為太戊又以為武丁異虛篇又以為武丁向充皆習今文而兼言太戊說見下

是今古文不異作太戊說見下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紀帝太戊贊伊陟過自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引馬云原臣

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之所修也江云殷紀作咸艾下有作太戊

三字太戊一篇名因下太戊贊于伊陟疊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

篇之數多一篇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之讓而

再命之也如此則適得百篇之數段云原命為二十四逸篇之一

馬實親見而云然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脫作伊陟三四逸篇作太

戊三字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

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別為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

社句絕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莊述祖云

史記有太戊無伊陟是太戊篇即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因得

聞百篇之說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

皮云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本不盡合而如康王

命作策畢之脫公字王錫晉文侯之增平字又經後人增竄並非

馬鄭之舊不如史記可信馬鄭所見逸篇其真偽亦未可知段以



爲史記脫作伊陟三字殊未必然如其說則史記之與古文書序異者將悉以爲脫誤乎先謙案史記明云作太戊作原命與古文書序判然不同莊云太戊篇即伊陟篇是也至以伊陟讓而作原命今文書序情事分明馬說以原爲臣名自是古文異說史公在馬鄭前又親問故於安國今古文皆其所通習以言可信馬不如史皮說是也

仲丁遷于囏太戊子去亳囏地名○殷紀帝仲丁遷于囏囏聲陽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

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榮陽故城在鄭州榮陽縣西南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鄭云仲丁亡殷紀

七十里殷時敖地也仲丁中丁書闕不具索隱蓋太史公知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莊述祖云仲丁書闕不具當亦書序語

蓋百篇即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亡逸者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

皮云史公不云作仲丁作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似當時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史公但言仲丁書闕而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文尚書有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鄭云仲丁書闕不具也先謙案

築都之所名殷城也漢書地理志沛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云毀也書疏引鄭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

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作祖乙紀祖乙遷於邢地理

篇者善其國圯毀以改政而不徙志宏農郡皮氏有耿集韻三十九耿云邢地名通作耿本索隱段云說

近代本亦作耿集韻三十九耿云邢地名通作耿本索隱段云說

乙所遷當是此地此字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引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書疏

水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于亳之殷

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段云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

遷于殷殷在鄆南三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

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

同也漢書項羽傳泗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此晉書所謂

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亡矣

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注疏本誤衍作不同紀年作自

奄遷于蒙北曰殷書疏又云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

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

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案此數語淺人妄改

宋槧本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乃合亂字見

汗簡集韻古之四聲韻羣經音辨用此知作疏時已有將古篆寫

成之古文尚書卽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鐫石薛

季宣作書訓者然其原流未可信陸德明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

立異者也哲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

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微庸三十易爲二

十未可知也。哲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皋陶謨篇始滑治智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亦汗簡云爾。無以見壁中本必然也。民咨胥怨。徒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書疏引鄭云民作盤庚三篇。○殷紀帝盤庚之時。殷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三篇。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道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此以盤庚崩。帝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皮云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及序者。史記所引今文五遷。將治亳。殷也。云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序云民咨胥怨也。惟古文書序無小辛。時思盤庚。迺作三篇之語。人遂不知盤庚作於何時。而五遷五邦之數亦莫能定矣。

**高宗夢得說**

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

**得諸傅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書疏引馬云。高宗始命為傅。氏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又云。說命三篇亡。殷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豕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適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案史公述其事不云作說命三篇說文夔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夔求得之傅險納巖穴也許引商書是書序文營作夔蓋古文序楚語韋注引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險作說命與史記合蓋今文序也段云說文尋取也尚書高宗夢尋說是也眾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期舛顯繼儲職議書顯注用三條曰尋得同體枹桴同體圖畧同體今尚書作得說蓋衛包所改釋文無尋說之文又陳鄂所重定也

### 說命佚文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禮大傳說命引書如此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

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  
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  
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  
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  
使朝夕規諫箴誨曰必交修無余棄也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一作眊說文宥下云讀若周誥之書若藥  
不眊眩潛夫論五德志篇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  
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與胥靡築於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  
棄故能中興

稱號高宗

念終始典于學

禮文王世子引兌命如此注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學記引同注兌當為

說字之誤也高宗命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段云禮記六引皆作兌說亦兌聲不必謂字之誤先謙案禮記與大

夏侯尚書同一師承

蓋夏侯本說作兌

教學半

禮學記引兌命如此注己之學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同上注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

惟口啟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緇衣引兌

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尋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啟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

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同上注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

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祖己訓諸王賢臣也

謀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也所以訓也亡○書疏引鄭云鼎三公象

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又云高宗之訓亡殷紀武丁祭

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

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

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漢書五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史記作武丁祭成湯者依經述事故文有更易多明日二字蓋據經高宗彤日而言古文作升今文作登响俗字飛一作蜚乃歐陽夏侯本異陳云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

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書說如是桑穀事說苑論衡皆載之當在高宗之訓篇中

### 高宗之訓佚文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禮坊記引高宗云如此注高宗殷王武丁

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有此語故云

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

咎惡○釋文引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詩文王疏左襄三十一一年傳疏引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

又三代皆勝而始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詩疏左傳疏引鄭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

畏惡之拘于羑里

祖伊恐

祖己後賢臣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釋文引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受也詩疏左傳疏引鄭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

傳聲轉作紂爾史掌

作西伯戡黎

戡亦勝也○殷紀云及西伯伐

咎周恐奔告紂曰云云周紀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

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皆在囚美里後尙  
書大傳殷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據史記咎周  
卽祖伊書序云殷始咎周古文書序非與史記今文異餘詳本篇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釋文**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  
**錯**錯馬云廢也  
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  
后生受德殷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  
遂去宋世家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今文以太師少  
師爲樂官本與古文作父師少師以爲箕子比于者大異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五

書序三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白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

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詩文王序疏

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歲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

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

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云云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大誓據此太誓首篇武王與太公共作今略見於史記所載司

馬貞索隱於周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注云此已下至火復王屋

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太誓又云案今文泰誓也皮云小司馬及見今文

兕蒼兕下注云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也皮云小司馬及見今文

太誓其說當可信周紀自上祭于畢至白魚赤鳥等語皆見尙書

大傳與尙書中候必今文泰誓之文據周紀說則太誓下篇乃武

王作亦略見於史記所載中篇其文卑佚史記亦未多引所云武

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蓋史公約中篇文也古

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

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  
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中下二篇言居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非  
一時之事實一時所作由伐紂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  
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列三篇之目說者乃分十一年爲  
觀兵一月戊午爲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  
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  
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  
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七年而崩此薛賡牀疏計年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  
云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  
七年數之乃武王卽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  
而伐紂蒙文王受命七年爲十一年所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一年  
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與古文書序所云皆文義一氣相承年  
月日必是一時之事而漢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  
誓八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班氏始分觀  
兵爲十一年師渡孟津爲十三年其說本於劉歆歆蓋據逸周書  
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故以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  
爲十三年僞孔傳用歆說較史記皆差二年與今文說不合鄭兼  
用今古文說既從大傳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從劉歆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再期觀兵年數不符與史記大相牴牾矣  
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變淫聲用亂變正聲  
以悅婦人顏注今文泰誓之辭案小顏時太誓見存史記所引乃

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云云塤是今文大誓龔白珍劉逢祿力辨太誓爲僞謂伏生傳書無太誓今攷大傳史記所引伏生史公實觀其書史記此文與牧誓相出入未可盡疑其僞也先謙案書序疏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漢書劉歆傳歆與太常博士書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與別錄合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下示博士然後還禮尚書各益一篇云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還禮尚書各益一篇云輯諸蓋今效似石經雙麟之式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書疏又云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乎余謂一太誓也劉向以爲得白武帝末房宏王充以爲宣帝時傳記雜說所言年代多不可信伏生二十九篇塤無太誓漢書婁敬傳雖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之語不言是書蓋自挾書律除古籍閒出敬連引周事非必尚書之文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七年終軍上對在武帝十八年皆引太誓司馬遷作史記當武帝時亦詳引之是太誓已出之明證別錄若云景帝末或武帝初則合矣尚書百二十篇漢人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白魚赤烏符瑞雜陳與書經氣體不類而並見於中候其爲中候之文無疑特以獻自民間朝命付學官集讀古書初出球璧同珍既以併入尚書不復致辨至大傳一書歐陽張生相與撰錄非必盡出師傳鄭君言生終後張生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卽此類也若以爲伏生親見太誓失之誣矣段云

泰當作大偽孔傳云大會以誓眾王肅注以大道誓眾則字本作大可知疏云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疏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也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云開元開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新經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玉裁謂作泰在顧彪以前非衛包始改王氏所謂古文者乃宋次道家之本晁氏所謂今文者即衛包改本也自天寶以後謂衛包改本爲今文尙書

太誓佚文

以下後得太誓書疏引馬書傳序云太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

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鴈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趙岐孟子注云今文尙書本無泰誓後得以充學左襄三十一一年傳引民之所欲云云杜注今尙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蓋西漢時奉詔充學傳習偏於學校自魏晉以來儒者皆深致不滿至唐爲僞孔作疏而此後得太誓亦亡段云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因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先謙案段說非孔壁得多十六篇具載堯典疏無太誓也說詳序例

九年唯四月

九年周紀如此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唯四月大傳

月以再期觀兵言之則是文王崩在七年之二月

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傳

引書如此鄭注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周紀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集解引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孫云此史記釋經之詞故不以爲經文孟子離婁篇趙注引書曰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是知經文稱太子發史公改稱武王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於舟也詩文王疏引我應云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告遵朕稱王御覽百四十六引尚書中候云子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注子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恆稱太子者明順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未葬稱太子已葬稱公今驗年猶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

節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諸受符節有司也孫云吳中本大傳司

司徒在司馬前誤也藝文類聚十六御覽百四十六引尚書皆作

司馬司徒司空詩大明疏引太誓司馬在前謂此月令疏引書傳

有司馬公司徒司空公領三卿可見唐本大傳亦司馬在司徒

前齊栗允哉周紀作齊栗信哉益詰允爲信經文當爲允哉大傳

也齊栗允哉無齊栗作亢才二字亢允形近致誤才哉字通孫云

呂覽貴信篇引周書允哉允哉又說之云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高注周書逸書也滿猶成疑用此文而高偶不照齊栗敬慎戰

懼予無知以先祖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大傳引

周紀作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一作子

小子受先公功孫云釋詁公事也魏志三少帝紀詔曰庶憑先祖

先父有德之臣左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吳中本大傳引書如此

右小子用此經文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引書如此

覽百四十六引大傳必作戮于作明于白虎通諫諍篇引尚書同

孫云管子賞罰必則下服度詩箋力猶勤也淮南高注定成也周

紀必作畢厥作其遂興師周紀如此齊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無于先祖之遺句周紀世家作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施以誓號曰蒼兕蒼兕周紀但作師尚父號曰齊世家如此集解

楫官名索隱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伊耆氏疏引今文泰誓此文

以誓號曰作誓曰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

津之上杖鉞把施號其眾曰倉光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

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又云河中有此異物

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

異物因以威眾索隱本或作蒼雉馬云主舟楫官以下文推知之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紀齊世家如此索隱太子發升

于舟大傳引書如此白虎通爵篇引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

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涖以燎大傳引書如此藝文類聚十六引

禮檀弓疏引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舟漢書董仲舒傳

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終軍傳云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

舟俯取以燎又云白魚登舟順也周紀作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

俯取以祭集解引馬云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

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詩思文疏引鄭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  
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亡  
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  
也洙涯也王出於岸上燭魚以祭變禮也詩文王序疏云太誓說  
武王升舟綴舟稱天子得魚即云王俯取孫云王跪取者太子至  
是稱王所謂河洛復告遯朕稱王也說文跪下云拜也洙下云水  
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洙大傳跪取上無王字說文約爲王出洙則  
藝文類聚引有王字是也董仲舒傳作王舟是時未得魚瑞疑非  
經本字燎說文作寮云紫祭天也儀禮有司徹疏引尙書中候云  
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鄭彼注引春秋厥璣樞云魚無足  
翼紂如魚乃討之是也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魚雖有翼不能飛  
亦與此意同以仁人在位未可伐者御覽百四十六引尙書中候  
云太子發以殷有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注三仁箕子比干微子  
稱仁者論語殷有三仁是也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  
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故鄭以  
爲得瑞稱王應天定號也詩文王疏云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  
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之下有  
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十字魚文消後漢光武紀引中  
候合符后云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  
有字告以伐紂之意先謙案諸書所引中候亦不盡經文益有傳  
注在內猶書傳書羣公咸曰休哉大傳引書如此終軍傳同周公  
說亦稱尙書也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大傳周紀無○周公曰

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以太子發再拜稽首文太祝疏引今

以下二字疏約之詞稱太子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

之大律

漢書郊祀志引秦誓如此顏注今文秦誓周書也稽考也

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

年說之云言爲法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此

或鄭注顏

傳于亡窮漢書平當傳引書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

所本也傳于亡窮年下有此四字顏注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

○附下而罔上

爲即周公所陳古先哲王之格言亦無明文可據○附下而罔上

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引秦誓如此漢書武紀元朔元年有司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潛夫論書績篇亦引此文○既渡

周紀至于五日詩思文

善如此周紀消之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董

仲舒傳云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顏注今文尙

書秦誓之辭也大傳作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尙書帝命

驗云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注云以魚燂於天有火



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是謂此火即燎魚之火與太誓注  
燎後五日有火之說不同元命苞云火流為鳥鳥孝鳥赤鳥陽之  
精也天意鳥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史記索隱云今文太誓流為  
鵬先謙案據顏注及索隱今文太誓有二本一本作鳥一本作鵬  
也索隱引馬云鵬鵠鳥也明武王能伐紂詩思文疏引鄭云五日  
燎後數日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  
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  
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書疏卷二引賈逵奏尚書疏云流  
為鳥段云此分析今古文鳥鵬異字之語先謙案孔壁十六篇實  
無太誓其文字有不同者蓋歷年久遠傳寫互異如復哉之為茂  
哉是其明證此非五日以穀俱來注云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  
今古文之異也五日以穀俱來注云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  
用兵王命曰為半天意若日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  
時已三年矣蓋半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尚書中候云有火自天出  
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赤鳥成文雀書之福鳥以穀俱  
來云記后稷之德注五至猶五來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  
鳥俱應周尚赤故言成文也后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  
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云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  
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  
書傳益大傳也

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大傳引書如此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

文太誓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案以上周紀渚文  
釋詁茂勉也恐懼也復茂聲近顏注非孫云老子河上公章句恃

待也言天之見此正以勸勉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詰于王王動色

我君臣當恐懼以待天命變太祝疏引今文太誓如此周紀消文大傳無洪頤煊云上附即

變四鄰之疏附蓋周初官名周公書即上茂哉云云也檀弓疏引

尚書太誓云火流為烏王動色變動色變者鄭以為振動之拜太

祝辨大誓四曰振動注云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

變漢書劉輔傳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遂至盟津齊世家

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是說此經也紀消文云是時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故知當有此四字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

同會書疏引馬氏書序所稱太誓如此周紀作是時諸侯不期而

皆消文漢書集敬傳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繁露

王道篇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文選任彥升表

李注引周書云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溪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于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于

令升晉紀總論注引周書云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于

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孫云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于

申燎白魚之意不敢妄增越絕書云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

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

武王與之伐紂水經河水注河南有鉤陳墨世傳武王伐紂八百

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

云武王伐紂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

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

不謀同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文選幽通賦舊注引周書如此周紀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齊世家

紂作也詩閔宮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詩閔宮疏

引太誓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

未知天意未可伐孫云言十一年觀兵者用鄭義也越絕書云是

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樂記鄭注武王除喪

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疏云並出今文太誓

後漢鄭興傳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

命還兵待時公孫述傳昔武王伐紂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

同辭然猶旋師以待天命俱說此經也齊世家云武王丙午逮師

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是此上為太誓上篇

堯典疏云劉歆作三統麻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如此案漢書

律麻志引三統麻不云引太誓疏云引太誓者孔穎達親見今文

太誓故知劉所引為太誓文也詩大明疏引律麻志作逮師今志

作還師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尚書大傳作惟丙午王建師還與建

皆逮字之誤釋言逮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

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初三日癸巳始發故至十六日丙午及之

也律麻志引三統麻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

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於孟津孟

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已未冬至晨

星與婺女伏厯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今文太誓丙午

上蓋言十一月戊子師初發癸巳王始發無成文不敢臆增殷紀

云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  
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  
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  
以東伐紂後漢袁術傳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吳志孫策傳注引  
張紘云武王伐紂曰殷前師乃鼓鼗大司馬注引書如此大傳  
有罪罰重哉皆用此又前師乃鼓鼗同詩大明疏引太誓作師  
乃鼓譟孫云鼓譟譟者大司馬職鼓皆駟車徒皆譟注吏士鼓譟  
象攻敵克勝而喜也譟譟也字書無譟字當爲拊文選長笛賦拊  
譟踴躍卽用此文拊者拊手字同撫釋名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  
武王後至諸侯先發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若已勝敵皆駟鼓  
譟呼而喜也隸釋魏大饗碑士有拊譟之歡楚詞王注武王三軍  
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譟呼拊譟鳧藻字別  
而聲義同後漢杜詩傳士卒鳧藻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蔡邕  
上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臣等不勝踴躍鳧藻魏志文帝紀注  
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班彪冀州賦感鳧藻以進樂今李賢後漢書  
注云如鳧之戲於藻顏延年秋胡詩鳧藻馳目成似與李注同意  
皆失師乃拊說文拊下云拊拊也从手百聲周書曰師乃拊拊者  
之書而釋之明周書拊不訓拊如圍者升雲半有半無拊者疾惡也  
同一文法古音拊抽同在第三部明此拊爲抽之段借又引詩以  
證之也詩清人之拊亦訓抽今本經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  
字也大傳作師乃怡鄭注怡喜也眾大喜前歌後舞也蓋所據太  
誓本異於述祖云前師是諸侯之師此師則從王之虎賁三千人  
革車三百兩車右卽虎賁主擊刺故云師乃拊車有步卒七十二

人凡二萬一千六百  
百人故稱師也  
**前歌後舞**  
詩大明疏引太誓如此大傳同白虎

口之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  
前歌後舞假于上下後漢西南夷傳板楯蠻俗喜歌舞高祖觀之

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  
云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

人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  
**格于上天下地**  
詩大明疏引太誓如此

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格于上天下地**  
白虎通禮樂篇引尚書

作假于上下規格假三家文  
**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

異上天下地作上下消文  
**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

**會曰孳孳無怠**  
周紀如此十一年殷十二月周正月律厯志引三

有二日也詩大明疏引太誓云咸曰孜孜無怠無十一年以下云  
云或消文詩譜序疏引太誓亦作孜孜說文攷攷下云攷攷汲汲也

从攷子聲周書曰攷攷無怠攷孳三家文異漢書成紀羣公攷攷  
谷永傳夙夜孳孳屢省無怠孫云詩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疏云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眾人之勸武  
王見其勸戰之甚引此經為證則此為諸侯勸戰之詞**天將有立**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譜序疏引太誓攷攷無怠下如此詩鴻雁

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又引鄭注云言將  
將欲伐紂民喜其有安居孫云淮南高注立置也漢書谷永傳天

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周紀如此

以統理之父母者謂天子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莊述祖云

以統理之父母者謂天子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莊述祖云

以統理之父母者謂天子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莊述祖云

以統理之父母者謂天子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  
莊述祖云

經文當為王曰告爾眾庶庶孫云前云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是偏告諸侯之詞疑是太誓中篇史公約其旨為殷有重罪也其文即書傳所引太誓此下篇武王以紂罪告眾庶

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也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動逆天地人

母弟舉親者言之也案甘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舊怠棄三正釋詁逋遠也

漢書谷永傳引書如此上云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顏注亦泰誓之辭也周紀消之因其文見牧誓漢書五行志谷永引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顏注周書太誓也宗

牧誓作崇呂覽先識篇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注云箕子忠臣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

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先周紀如此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弃人顏注今文泰誓之辭集解引徐廣曰怡一作辭孫云

辭古文作絳怡絳形聲相近漢志怡作目亦聲相近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公以訓詁代之孫云史記孫子傳有三令五申軍法也言勉從誓令不可待三令五申

又以下古太誓馬書序又云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云云今之大誓嫌錄於訖誤今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

子周紀如此集解引鄭云夫子丈夫之稱勉當為勸史

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僞孔竊取其說乃別造太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太誓語盡組織其中以銜彼之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太誓如此注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傳子羽

引太誓同注逸書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如此注泰誓伐紂之誓也故

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如

此注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如此

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

無良

禮緇衣引太誓如此注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子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

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以上馬引五事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昭二十四年傳長宏引

太誓如此注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下引泰誓如此乍古與作通

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

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墨子非命上引泰誓如此又非命中引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

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引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僂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墨子非命下云泰誓之言也如此孫云去發未聞或



太子發三

字之誤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之言然曰如此孫云此蓋言紂苛政即漢

書見知之法先王所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引泰誓如此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

人所欲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詩烝民箋引書如此疏云太誓文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

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戎僕注車僕注皆引

書序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于牧野

詩大明疏引鄭云牧

野紂南作牧誓

○周紀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

于商郊牧野乃誓齊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魯世至

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案此史公皆用今文書序

而增省其文也孟子盡心篇呂覽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泰族訓風

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亦云武王將素

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云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樂記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

三千人矣書序百字誤今依史記諸書訂正皮云齊世家十一年徐廣注一作十三年是徐所見有作十三年者史記前後文皆作十一年其作十三者後人據僞孔說妄改之周紀作二月齊世家作正月蓋周紀亦後人妄改周紀徐廣注云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古本史記有正月二月兩本不同武王師渡孟津古文書序以爲一月戊午周紀以爲十二月戊午相去一月殷之十二月周之正月史公既用殷正爲十二月戊午相去至甲子相去七日則甲子當爲正月不當爲二月齊世家作正月是也據徐說則周紀亦有作正月者作二月乃誤本耳漢志用古文書序一月戊午之說則當作正月甲子自今文之說爲古文所汨淺人多以古文妄改今文乃致前後參差不合猶幸其有參差之說尙可攷見今文遺說牧誓乃周公佐武王作猶太誓首篇乃太公與武王共作之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

引尙書往伐識其政事記議殷家政教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書疏引鄭云著武

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孫云建武光武紀年武成至此亡其殘文八十二字見漢書律厯志古文尙書五十一篇爲四

十六卷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亡後惟見存實數也周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案此今文書序

也段云行狩卽歸獸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慈蟲葬狩卽惡蟲弊獸也孫云詩車攻搏獸于敖後

漢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漢張遷碑帝游上林問禽狩所有以  
狩爲獸古字通用皮云獸狩通用是也謂史記以狩爲獸則非今  
文序是巡狩古文序往伐歸獸乃段獸爲狩所以知史公非段狩  
爲獸者周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成周於  
洛邑之後則史公所據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爲罷兵西歸行狩  
時事卽不得以歸馬放牛之文當歸狩之文古文序作往伐歸獸  
者謂往而伐殷歸而還狩其義與今文不異解者誤以爲用本字  
則往伐歸獸近於不辭矣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頌時邁序云巡  
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時邁所云巡守塙是  
武王之事卽在作武成之時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卽  
往伐也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卽歸狩也濟河而西之後乃  
散馬牛遠不相屬作僞武成者不知序獸字是段借取史記樂記  
歸馬牛之文以當之其謬固不待言江段諸儒徒用顏師古匡謬  
正俗之說改獸爲畀而不知用史記改獸爲狩何也孔廣森引周  
書世俘解武王狩禽之事以爲狩是田狩世俘解卽古之武成魏  
源書古微從之案世俘解語多誇張不可信劉歆三統術以世俘  
解爲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且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  
歸狩與今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卽知  
以世俘當  
武成非是

## 武成佚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漢書

律厯志引武成篇如此說云序自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

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壘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注孟康曰月二

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月魄魄月質也

甲子咸劉商王紂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

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

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云云顏注今文尚書之辭

劉殺也孫云咸與幾通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

說文幾絕也讀若咸

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顏注亦今文尚書也祀馘馘于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

殷祀令修行以箕子歸作洪範歸篇京箕子作之○周紀武王已

盤庚之政以箕子歸作洪範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

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云云集解引馬云箕國名也子爵

也漢志引三統厯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

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

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

十三年案劉歆所引今文書序也以滅紂作洪範為受命十三年

一年內事與史記異說詳本篇段云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案商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周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皮云說文引微子嘒其壽長我興受其退兩處皆作周書若以為誤不應皆誤疑用今文家說以微子為周書洪範為商書則商書周書仍合各四十篇之數故儒林傳以洪範列於微子之前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賦宗廟彝器酒餗賜諸侯○釋文班一作般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宗彝宗廟構也作分器著王之

命及受物又云分器亡周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在武成後洪範前案此今文書序也封諸侯即邦諸侯江云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即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明國語以邦為封康誥序云邦康叔彼疏云古字邦封同史記多賜字分器作分殷之器物著其實也鄭以彝為尊者釋器彝占器也占中尊也鄭注占中尊尊者彝為上器為下是彝占器統名曰尊故序官鄭注云彝亦尊也鄭注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皮云武王訪箕子在克殷後二年分器當在初克殷時史公用今文說較古文次序為合蓋古文家誤以克殷訪箕為一年內事故移其次序耳若知訪箕不在克殷之年則分器不當在訪箕之後矣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貢大犬○釋文獒馬云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

道其酋豪之長  
來獻見於周  
客禮待之故稱曰旅  
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噉夫樊若尚書有此字許必不引後  
出之書此偶孔所改字也太保偶傳以爲召公非也周書史記並  
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  
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以此太保爲召公疏謬甚矣陳云今文  
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樊者古文尚書用段借字今文尚書用  
豪本字故馬鄭均讀樊爲豪讀  
從今文也先謙案此亦備一說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六

書序四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書仲虺之誥疏王制疏象胥疏引鄭云巢伯殷之諸侯伯

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作旅巢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巢今安徽巢縣命疏引鄭云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詩桑柔

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匣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釋文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周紀

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疾魯世家亦載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云

云皆依經述事或即今文書序也孫云管子七臣七主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經文武王

既喪云云在五年之後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為周公死後之事序云周公作金縢則武王既喪以下必非

一篇明矣說詳金縢本篇大傳大誥在金縢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  
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  
繫之武王崩者其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將以誅叛者之義  
惡之初自崩始也○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  
大誥天下○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  
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退也案鄭以爲周公出奔成  
王迎還與史記異說詳金縢本篇周紀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  
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  
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  
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  
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  
在周公之篇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  
命與師東伐作大誥段云本紀與世家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  
字蓋此與世家皆述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  
此作三皮云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即謂誅武庚  
及管蔡之事若三年踐奄又在後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啟代殷後

敗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

後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也微采地名

○詩有客疏引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

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

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又云微子之命亡案禮樂記

武王克殷而投殷之後於宋注投者舉徙之辭宋世家周公既承



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  
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案此引今文書序也古文啟今文作開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

鄭云二苗獻諸天子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

同爲一穗唐叔以禾歸周公東征未還故命作歸禾亡鄭云歸禾亡周紀晉

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作歸禾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

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

解引徐廣云歸周公一作饒魯世家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

王命唐叔以饒周公于東土作饒禾索隱尚書作畝此爲母義亦

並通陳云母疑饒之壞字古文書序作歸禾歸饒古文之異史記據今文

而饋魯論語讀饒爲歸是其證也歸饒今古文之異史記據今文

尚書本用饒字周紀作歸與魯世家異疑後人依古文尚書改之

徐云歸一作饒可見舊書本是饒字也皮云歸當爲饒是也云母

爲晦則非大傳云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爲一穗人有上之者

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

裳氏重譯而來大傳異莖卽史記所云異母

今文序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異畝其義不同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

云受王歸己禾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

之命與其禾作嘉禾名篇告天下亡鄭云嘉禾亡周紀周公

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作嘉禾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

作嘉禾集解引徐廣曰嘉一作魯陳云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

魯作表說文表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表故旅字亦作魯也索隱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即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為嘉耳旅與臚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族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此謂陳述天子之命也

### 嘉禾佚文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書

逸嘉禾篇如此皮云王鳴盛以為壁中書於增多外別有殘章陳喬樅以為如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大傳段玉裁以為取諸張霸百二篇劉逢祿以為劉歆偽造子謂尙書自今文二十九篇外其真偽皆不必深究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減三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

為衛侯周公懲其數

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段云疏引序云邦作康誥酒誥梓材○書

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封蓋亦衛包改之

都鄭衛諸疏引鄭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為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都鄭也周紀頗收殷餘民

云云見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

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誥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漢書地理志

引書序云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

侯以夾輔周室陳云志言康叔號曰孟侯與大傳言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義異所引書序亦與古文書序不同蓋引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者班蓋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元文其云號康叔曰孟侯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習小夏侯之學也皮云陳說是小夏侯尚書後出間有與古文合者已失伏生之惜史記云衛康叔康是號諡甚明詳本篇

###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 使召公先相宅

所相

居而卜之遂以陳戒○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 作召誥

召公

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

###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

卜吉兆逆告成王○公羊宣十六年傳疏引鄭云

### 作洛誥

○周紀

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馬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案此今文書序同序異篇也據史記今文說召誥洛誥同時作詳本篇魯世家云營洛乃

復政與周紀稍異世家是蓋制作定然後致政也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詩王風諸疏引鄭云此皆

士也周謂之民

周公以王命誥

稱成王命作多士○周紀成王既

民無知之稱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案無

佚上當有作字謂同時作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魯世家周公歸恐

作故牽連言之論衡用歐陽尚書引書正作毋佚此作逸上作無蓋後人改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釋文引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又云分陝爲二伯東

爲左西爲右書疏引鄭云保氏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集解引馬云

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

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書疏引鄭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

職故不說燕世家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

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案不

說者疑公之當國踐阼也此史公用今文說裴引馬氏古文說注

之誤矣周紀魯世家不載作君奭事無以考其篇次據燕世家以

爲踐阼時作當列大誥金縢之次不當在多士無佚之後古文書

序但云召公不說脫去周公踐阼召公疑之之語遂不知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政將蒲姑前馬鄭遂以召公不說周公復列臣位解之由於篇次既消故事實全誤殊不知周公退居臣列躬躬如畏聖德愈光召公相得益章豈有願其去而不說其畱之理周公舍天子而不為而召公乃以列臣位為苟貪寵於情事又豈有合乎

蔡叔既沒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作蔡仲之

命冊書命之○案偽傳以此篇列君夷後成王政前與古文書序不合鄭云蔡仲之命亡今文次序無攷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

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史公述事蓋隱括序文餘詳本篇

### 蔡仲之命佚文

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定四年傳引蔡仲命書如此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釋文踐似淺反

馬同尚書大傳周傳云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段云此必篇中有此語伏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左昭元年傳周有徐奄疏引賈逵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先謙案蔡謦徂茲淮夷徐戎並與淮夷徐戎

並舉然則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釋文政馬本作賈說非也

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

歸又云成王政亡書疏又云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

下皆是成王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

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

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

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

又叛也皮云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檢誥孔廣林疑檢即奄揜

誥即成王政然無明文可攷史記不載成王政篇目周紀於多士

無佚後多方前有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之文東伐淮夷殘

奄即此序所云東伐淮夷踐奄也遷其君薄姑即下篇將薄姑序

也史記不載篇名已詳事實是史公所據今文書序亦以成王政

將薄姑二篇與多方相次皆在周公反政之後矣今古文說無殊

旨則孔傳成王即政親征之說甚合經義鄭偶有不攷史記以成王踐

奄與周公踐奄誤合為一遂疑編次有誤近儒為證則非魯世家伯

序以就鄭說謬矣孔疏申傳不誤而引費誓為證則非魯世家伯

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

伐之於肸作肸誓是伯禽伐淮夷在居攝奄叛時不在反政後

奄再叛時孔疏不攷史記之文乃謂成王即位始封伯禽殊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

○釋文蒲馬本作薄史記集解引馬云齊地詩破斧疏引鄭云奄

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左昭九

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

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

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江云據大傳蒲姑

為奄君名此序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成王遷奄君其地

遂為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

也皮云周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殘

奄因奄再叛與大傳所云三年踐奄並非一事前之奄君名薄姑殘

後之奄君遷於薄姑非一人說在多士古文書序以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為君爽篇之序史公據今文說以為將蒲姑之序者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本反政後事非踐阼時事君爽乃周公踐阼時作

今文家說是也先謙案志云殷末齊地有薄姑氏是薄姑之在齊

地殷末已然非周所遷也薄姑與四國共作亂四國乃管蔡商奄

明奄與薄姑是二非一師尚父封齊在武王之世成王滅薄姑乃

為尚父益封至奄君特遷居薄姑之地耳並非徙封而謂太公所

因之薄姑氏為即奄君尤為失實蒲薄形近又係雙聲故蒲姑一

作薄姑也古文作蒲今**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奄新立之

文作薄馬本仍用今文○鄭云將蒲姑亡先謙案奄再叛合武王

伐討奄君之事已三叛矣其先世未聞有功德在人亦非殷商可

比似不在與滅繼絕之列屢叛復存恐無其事傳以意言耳

成王歸自奄

伐奄

在宗周誥庶邦

誥以禍福

作多方

○周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案此今文書序也皮云周公居攝三年踐奄王不親行此序云成王歸自奄乃奄再叛而王親征之塙證詳本篇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段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

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今文篇次在周官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還歸在豐

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

便百姓百姓說據此今文篇次周官在立政前周紀成王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是今文書序與古文同據堯典疏鄭本

周官亦在立政前江云此序與上三序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

先後之次當先周官而後立政王鳴盛云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鄭立政是成王即

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皮云江王二說非也史記以周官立政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一時所作不得分三年七年史記云天下已

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



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紀云在豐相合紀云既繼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紂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狍之屬武王克

之故肅慎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

氏來賀慎之夷也亡○鄭云賄肅慎之命亡釋文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

夷也俾馬本作辯周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

息慎之命明今文書序作息慎集解引馬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

侯爲卿大夫也五帝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云息慎或謂之肅慎

東北夷是馬鄭皆作息與史記合江聲本俾作界說云界賜也書

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

本凡俾字作卑與界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

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界字正

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序作王

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界

周公在豐老致政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

臣周公故使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

近文武之墓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

功成亡○鄭云亳姑亡孫云亳姑未詳其義僞傳非也魯世家周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  
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下文周  
公卒後秋未穫至歲則大孰與金縢後半篇文同竊觀又云於是  
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衰周公之德也皮  
云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此周公在豐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  
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此即亳姑序也孫云秋未穫以下據史記當  
是亳姑之篇後人以其詞有云開金縢書故連屬於金縢傳之既  
久不敢改易大傳云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  
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  
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  
魯公死成王不葬于周統歸祿而葬之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  
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  
成王所以禮周公也案三年之後據路史高辛紀下有周公致政  
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先謙案魯世家周公在豐至  
不敢臣周公也總敘欲葬成周終葬於畢之事周公卒後云云追  
敘葬畢前天變動王與大  
傳敘述不同事實無異

#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  
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肆師載師疏王制郊特牲疏引鄭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  
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

郊作君陳作書命之○鄭云君陳亡案毛詩譜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正義曰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  
云史記不載君陳書序今文說無可攷戴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坊記縑衣皆引君陳篇文鄭注禮記多引今文家說或有所據  
非必但以序文同蔡仲臆斷君陳為周公子也正義引坊記誤作  
庸中

### 君陳佚文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維良顯哉禮坊記引君陳如此注君陳蓋周公之猷道也於是乎惟

良顯哉美君之德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縑衣引君陳如此注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縑衣引君陳如此注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入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

眾言同則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終

之命曰願命○周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願命案成王既崩五句史公敘述經意成王將崩云云乃今

文書序也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釋文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遂誥諸侯作康

王之誥

既受願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周紀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以下今文書序也史記以此與願命為

申之作康誥案康王即位以下今文書序也史記以此與願命為二即本伏書康王之誥曰康誥與康叔之誥曰康誥正同康皆諡也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

保作畢命

○書疏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亡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作畢命案此今文書序冊作策畢下有公字是也古文書序脫公字鄭云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漢書律厯志引三統術有故畢

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之文是漢世別有畢命篇鄭猶及見之故云逸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聲以

為疏引誤多同字是也畢命亡者言此畢命篇亡也

穆王命君身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作君身君身臣名○鄭云君身亡案史記不引君

身篇今文序禮經衣引作君雅詳本篇

君身佚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編衣引君雅如此

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作冏命○鄭云冏命

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罪命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冏今文作罪太僕與太御不同說詳本篇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作呂刑○周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呂今文作甫呂命穆王句僞孔誤讀說詳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瓊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瓊○釋文作文侯

之命所以名篇也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

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族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瓊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案此今文書序以爲文公

重耳之事據馬本今古文皆無平字也鄭始以義和之義為文侯

伏字書疏引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

室晉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蓋本鄭說而申之偽

孔因於序首加平字此又偽傳出肅之一證也餘詳本篇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徐夷並興東郊不開為寇於魯故東

郊不開○釋文開馬本作闕江云馬氏傳古作費誓魯侯征之於

文古文開作闕馬本必作闕蓋陳鄂改闕作費誓費地而誓眾

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

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當

作柴詳本篇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案此今文書序也集解

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今文異字

秦穆公伐鄭事在左僖三十三年傳○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塞也以

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續漢郡國志宏農郡還歸作

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秦紀穆公復益厚孟明

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

之三日乃誓於軍案史公以為敗晉後作誓今文說也左傳云三

帥還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不言有悔過作誓之事以還歸

屬之三帥偽傳則然無以見其必為古文說今案還歸二字與上

文義不屬疑有奪文僞孔不如史公可據  
仍當從秦紀以爲穆公敗晉還歸爲合

尙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尙書起之時代并敘爲注之由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閻云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爲黃帝史倉

頤本之易繫辭及世本極確此以爲伏羲孔疏從而傳會非也以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謂伏羲乎

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

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

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並受其義○梅云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爲之三墳五

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又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

典入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云入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既

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實之以爲大訓矣又曰討論墳典斷自唐

虞以下則言大道者盡刪於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實

以爲大訓者亦爲實非其寶而不足以爲訓所謂實訓獨二典耳

豈夫子信而好古之指哉程子覺其言之失遂爲之分疏曰所謂

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固非常道聖人

所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

如詩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

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

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審如程子

之言則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讀疏稗並蓄此又不通之

論也先儒覺此言不足爲之分疏則又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周公所錄必非偶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入索九丘之書猶有存

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編簡脫落不可通曉或

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蓋

亦疑而不知從矣殊不知夫子贊易雖穆姜之言亦在所取況入

卦之說豈忍盡黜誦詩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謚況九及秦始皇

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

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徐嘉炎云

散何其俗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徐嘉炎云

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梅云旁求出楚語偽古文屢用之大猷見詩謂大道

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皆本衛宏與史漢不合衛宏定

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宏固

作偽之尤者也伏授錯時年過九十其先教於齊魯之間未至九

十也伏為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是今文二十九篇正伏壁藏之本經也偽孔云亡其本

經全非事實其教於齊魯間豈有匿其本經而口以傳授之理果

使本經盡亡數十年之久何不錄出成帙以相授其羣弟子及其

女又何不以伏所口授者錄出授人而必由其女傳言教錯邪隋

經籍志謂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

較然豈伏生能作四十一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邪蓋

漢自惠帝除挾書令孝文博士求遺書則二十九篇之經已出特無

治之者故帝使錯往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衛宏及晉人

附會之詞史漢所不載不足據以為信其所以為此妄說者蓋不  
媒槩伏生之短不能為其古文增重耳王鳴盛云漢書云伏生有  
孫以治尚書徵後漢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  
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承學何至家無本經  
至魯共王好

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梅云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

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程云

孔鮒所藏二說又不同  
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  
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為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

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  
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遂效

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說  
言耳又按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其稱壁中書

但曰古文並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  
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

謬遵世俗稱為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閻云  
許沖說文序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

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爰  
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

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自秦以後壞孔宅以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以六體試學童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以通知古今文字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張蒼修左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十歲誦古文由是絕亦絕經典之古文耳今文字參考而可識也許序云古文由是絕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也但云以八體試學僮不云六體爲誤新莽時六書卽漢六體舊制非自莽始也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蓋秦有天下十五古文距漢興十七年又許序云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二通人如賈逵輩相從受古學至晉衛恒作書勢去漢逾遠並謂共王得孔子書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代祕藏希得見恒曾見書序與否不可知要彼時自有此種以所聞伏生之書議論散諸撰述益微此序不作於漢武時決矣

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

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梅云  
泐作九

共九篇秦飲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  
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實甲祖乙高宗之訓  
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補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  
二篇今亡案周宣王石鼓文摩滅不可讀猶存一二如其魚維鯢  
何以貫之維楊及柳云云可考四十二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  
三十年遽盡不可讀何耶二十五篇之字句以今文考定無一脫  
誤四十二篇曾不能考定其片言半語以傳後人又何邪西漢之  
末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古文尙書博士止言十六篇未嘗言二十  
五篇可見晉人妄說王鳴盛云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  
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  
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益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  
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  
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  
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  
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  
四十六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  
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  
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  
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余按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  
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

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  
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  
書十六內九共出入爲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  
自僞書始蓋作僞者貪太誓文多易於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於  
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於其中妄分舜典益  
稷於是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  
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  
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据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  
鄭所述不合於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真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  
八篇其篇數合而不知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僞書  
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實不合也真書四  
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三十四篇內  
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  
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  
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  
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  
實不合也作僞者既欲同於真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  
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  
非者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  
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  
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  
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  
搆爲此例何足信哉

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

○閻云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於

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於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於費直再亂於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僞孔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邪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閻云漢書藝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

卷異題者異卷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大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止四卷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止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元無武成而以百篇之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止得引之各冠其

篇首云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詞耳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

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梅云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未嘗言二十

五篇也至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以

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

王傳亦云得書十六篇未嘗言承詔作傳也偽序云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此語與漢書合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不復

以聞殊不可信既藏之官府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然亦但

云十六篇未以爲二十五篇亦未以爲五十九篇也且既承詔作

傳其時非有焚書禁學之令安國豈得廢閣詔令傳成而不復以

聞哉問云後漢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

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鄭元之傳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不

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見於東漢者又

如此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梅賾所上古文增多二十五篇止此篇

數之不合僞可知矣又云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

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

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

祕百篇以校之予謂成帝時向歆父子校理祕書東京班固亦典

其職豈有親見古文百篇而云爾者乎劉云十六篇逸班云得多

十六篇確然可據王充或得於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且



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惟云孝景時魯共王壞  
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爲確共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二  
十七年薨則薨當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  
云武帝末乎且共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壞宅廣宮正月初王  
魯之事作孝景時爲是又云孔壁書出景帝初而武帝天漢後安  
國始獻遭巫蠱之難倉卒未及施行則相去六十餘年而安國之  
壽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  
卒則孔壁書出安國固未生也故僞序亦云悉以書還孔氏予意  
書藏壁中不知幾何年出壁外又幾何年安國始以隸古字更寫  
之則其錯亂摩滅弗可復知豈特汨作九共諸篇已也卽安國所  
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而乃明白順易無  
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切然議之哉又云  
此作僞者知兩漢祕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不得不  
遷就傳會其說以售其欺耳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  
淮太守蚤卒史公親從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考漢兒寬傳寬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  
據表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  
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  
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年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  
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爲博士卽年最少  
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越三十五年而獻書旋死亦五十七七八  
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竊意或安國死後其家子孫獻之後讀  
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  
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安國下多一家字足

補漢書之漏而此序所謂作傳舉會國有巫蠱事出於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辨矣又云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置官後安國卽爲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後又幾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之歷官也爲博士二十餘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